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官場現形記 第四十六回 卻洋貨尚書挽利權 換銀票公子工心計

且說蘄州州官區奉仁自從得了保舉之後，回城齊來道喜，少不得一一答拜；又辦了酒席，請他們吃喝；一連忙了幾日，方才停當。後來奉到部文核准，行知下來，自己又特地進了一趟省，叩謝憲恩。正想回任，忽然奉到藩台公事，說他從前當過好幾處局子的收支委員，帳目清楚，公事在行。現在北京派有欽差董大人前來清查財政，由江、皖各省，一路而來，目下已到南京，指日就臨湖北，所有本省司庫局所，凡屬銀錢出入之地，均須造冊報銷，以備欽差查考。因此特地留下區奉仁在省辦理此事，蘄州本缺，另委一位候補同知前去代理。雖說是短局，然而區奉仁放著一個實缺不得回任，卻在省裡幫人家清理帳目，心上很不願意。但是迫於憲令，亦叫做無可奈何而已。且說這位欽差姓童，表字子良，原籍山西人氏。乃是兩榜出身，由部曹外放知府，一直升到封疆大吏，三年前調京當差，改以侍郎候補，第二年就補了缺，做了兩年侍郎，目下正奉旨署理戶部尚書。此時朝廷正因府庫空虛，有些應辦的事，都因沒有款項，停住了手。便有人上了一個折子，說：

「現在東南各省，如兩江、湖廣、閩、浙、兩粵等處，均係財賦之區，錢糧厘稅，歲入以數千萬計。然而錢漕有積欠，厘金有中飽；如能加意搜剔，一年之中，定可有益公家不少。無如各省督、撫、紳於積習，敬且因循，決不肯破除情面，認真厘剔。近來又有了什麼外銷名目，說是籌了款項，只能辦理本省之事，將來不過一紙空文咨部塞責。似此不顧大局，自便私圖，若非欽派親信大員，前往各省詳細稽查，認真清理，將來財政竭蹶，根本動搖，其弊當不可勝言。」

各等語。朝廷看了這個折子，甚是動聽，馬上召見軍機大臣、戶部尚書，商議此事。童子良亦以此舉為然，並且自己保舉自己說：「臣在外省做官做了二十年，一切情形都熟。先下江南，後到閩、廣，大約有半年工夫，就可回京復命。」朝廷准奏。跟手就下一條上諭，派董某人前往江南等省查辦事件。

次日董大人謝恩，召見下來，就在本部裡選了八位司員，又在別部裡奏調了幾位，此外還有軍機囑托、老公囑托，大小一共又收了五十多張條子，一齊派為隨員。又因為自己膝下只有一個大兒子，是前頭正太太所生，餘外都是妾生的幾個小兒子，若把大的留在家裡，恐怕他欺負小的，只得把大的帶了出門。安排停當，方才檢了日子，陞辭出京。

且說童子良生平卻有一個脾氣，最犯惡的是洋人：無論什麼東西，吃的、用的，凡帶著一個「洋」字，他決計不肯親近。所以他渾身上下，穿的都是鄉下人自織的粗布，洋布、洋呢之類是找不出一點的。但是到了五十多歲上，因為生病抽上了鴉片煙，再戒不脫，一天在朝房裡，有位王爺同他說笑話道：「子良，你不是犯惡洋貨嗎？你為什麼抽洋煙呢？」一句說話惱了他，回得家來，就把煙燈、煙槍統通摔掉，對家裡人說：「我從今再不吃這撈什子了！」誰知他老人家煙癮很大，兩個時辰不抽，眼淚鼻涕就一齊來了。家裡人看他難過，想要勸他，又不敢十分相勸。才勸得一句，他便回道：「你們隨我罷，我寧可死也不破戒的了！」

後來，實在熬不過了，一息奄奄，說不出話來，拿眼睛望著他大兒子，意思叫他大少爺替他備辦後事。他大少爺此時也有十八九歲了，讀書雖不成，外才是有的。見了父親這個樣子，便追問所以立志戒煙的原故。當時就有人提起，只因某王爺說了一句笑話，所以把老頭子害到這步田地。到底大少爺有主意，想了一想，道：「說了洋煙，無怪乎他老人家要不吃了。如今你們只說是雲南土熬的廣膏。雲南、廣東都是中國地方，並不是外洋來的，自然他老人家沒得說了。」家人遵命，慌忙另外取了一付煙盤，端到房中，童子良見了，連忙搖手，意思不要他們進來。後來家人照著大少爺的話回了，方才一連呼十幾口。這一頓，竟比平時多吃了三錢，方才過癮。

過了幾天，齊巧前頭同他說笑話的那位王爺請他吃飯。見面之後，童子良便叫著自己名字告訴王爺，說道：「童某現在不吃洋煙了。」王爺一聽大喜，連忙夸獎他，說道：「有志不在年高。你老先生竟能立志戒煙，打起精神替主子辦事，真正是國家之福！」一面吃酒，一面留心看他到底吃不吃。誰知他吃到一半，叫值席的倒了一碗熱茶給他，趁人不見，從荷包裡摸出一個煙泡，化在茶裡吃了。這位王爺是同他向來說慣笑話的，今天拿住了這個把柄，便問他：「既然不抽洋煙，為什麼還要吞煙泡呢？」他便正言厲色的答道：「童某吃的是本土，是不相干的。」王爺說：「吃煙吞泡還不是一樣嗎，怎麼叫做不相干呢？」童子良道：「回王爺話：所謂戒煙者，原戒的是洋藥，本不是戒的本土，但看各關報銷冊，洋藥進口稅一年有多少，便曉得我們中國人吃洋煙的多少。如今先從童某起，頭一個不抽洋煙，拿本土來抵制他，以後慢慢勸他。倘或天下人一齊都吃本土，不吃洋煙，還愁甚麼利源外溢呢。童某並不是歡喜一定要吃這個撈什子，原不過以身作法，叫天下人曉得我是為洋藥節流，便是為本土開源，如此一片苦心而已。」王爺道：「不想老先生抽鴉片煙，卻有如此一番大經濟在內。可佩！可佩！」這是一樁事。

還有一樁，這一樁乃是要錢。做官的人要錢，本來算不得什麼。但是他卻另有一副脾氣，是專要銀子，不要洋錢，為的洋錢的「洋」字又犯了他的忌諱。從前京城裡面本來是不用什麼洋錢的，用的全是當十大錢，無非銀子換錢，錢換銀子，倒也爽快。近來幾年洋錢漸漸的用開了，北京城也有了。有些會打小算盤的人，譬如一向是孝敬一百兩的，如今只消一百塊錢，化上七十多兩銀子，也甚覺得冠冕。無奈這位童大人，要是人家送他洋錢，他一定誓還不受。送他錢的人，不是門生，便是故吏，總是有求於他的人，如今見他不受，大家心上都要詫異。後來訪著緣故，只得換了銀子再去送，合起數目來，總比洋錢還要多些。他到此亦不謙讓了，除掉現銀子，便是銀票：一千兩、二千兩、三百兩、五百兩，白紙寫的居多。還有些人因為寫的白紙票子，恐怕忌諱，竟用大紅緞子寫的，倒也新鮮得很。

他生平雖愛錢，卻是一文不肯浪費。凡是人家送給他的銀票，上房後面另有一間小屋。這間屋是墨測黑，連個窗戶都沒有的，然而一步一鎖，無論甚麼人都不准進去的，就是兒子亦只准站在門外。一天老頭子在屋裡有事情。大少爺進來回話，因為受過父親的教訓，不敢徑入房中，站在門外老等。等了一回，忽聽老頭子在小屋裡叫喚起來，方見姨太太點了個亮，掀開門帘，在門口站著，亦不敢進去。仿佛老頭子在地下摸索了一回，忽然一跳就起，說道：「還好！有了！」隨手出來，把門鎖好。姨太太照火的時候，大少爺留心觀看。只見這間小屋裡，四面牆上貼的，一張一張，很像帳條子一樣。及至仔細一看，才曉得牆上貼的都是銀票。大少爺把舌頭一伸，心中暗暗歡喜：「原來老人家有這許多家當，這間小屋卻是他老人家的一間銀庫！」

又過了兩年，有幾省督、撫奏請置辦機器，試造中國洋錢。他老先生見了這個折子，老大不以為然。無奈朝廷已經批准，他也無可換回，只得回轉家中，生了兩天氣，說：「好好一個中國，為甚麼要用夷變夏！中國用慣銀子的，如今偏要學外國的樣，鑄甚麼中國洋錢！這個洋錢日後倘若用開，豈不是全個成了他們外國人的世界？那還了得！我情願早死一天，眼睛閉了乾淨，免得日後叫我瞧著難過。」他雖如此說，人家亦不來睬他。到了第二年，有兩省銀元造成，解到部裡，其時他老人家已掌戶部，司員檢了一包，請他過目。他閉著眼睛，說道：「我不忍看這些亡國東西，你們拿了去罷！」司官曉得他素來脾氣，只得退了下來，後來這話傳開了，京城裡面都以為笑話。

有天，有個門生，本是個翰林底子，因得京察記名，奉旨簡放江西九江府知府。召見下來，到老師跟前辭行。童子良道：「聽說九江地方是很熱鬧的。」門生道：「本是通商碼頭，各國商人都有。在那裡是很不好做的，門生特來請請老師的教訓。」童子良嘆口氣道：「那裡有這許多國度！總而言之句話：他們外國人，想出法子來騙我們錢的。我不相信他們外國人就窮到這步田地，自己家裡做不出生意，一定要趕到我們中國做生意。偏偏就有我們這些不爭氣的督、撫去隨和，他們的洋錢不夠使，我們又特地買了機器，鑄出洋錢來給他們使。不曉得他們外國人有何功德到我們，我們要如此的巴結他！我真正不懂！」門生道：「我們中國自鑄的洋錢本不叫做洋錢，有的叫銀元，亦叫龍圓。」童子良道：「亦不過多換幾個名字，騙騙皇上罷了，還不同外國洋錢一個樣子嗎。」門生道：「大小雖一個樣子，花樣卻是不同。我們的龍圓，正中盤的是一條龍，所以叫做龍圓。」

童子良聽說花樣不同外國一樣，不覺心上一動，說道：「你有沒有？可拿個來我瞧瞧。」這位門生齊巧身邊有兩塊洋錢，一塊鷹洋，一塊龍元，便取出來，說聲「老師請看。」童子良接在手中，一見有一塊鷹洋在內，便皺著眉頭，說道：「怎麼老弟你亦用這個？」隨手就拿這塊洋錢在炕幾上一丟，卻拿了那塊龍元不住的端詳。後來看見有龍的一面四轉亦有洋字，他老人家便把面孔一板道：「老弟！怎麼你也來欺我？如果不是造了送給外國人的，為什麼要刻上這些外國字呢？我總疑心現在的人，一定是吃了外國人的迷混藥，所以樣樣都幫著外國人，真正不解！」後來這個門生又再三告訴他：「中國所以鑄造龍元，原是想出法子抵制外國洋錢的意思，就同老師單吃本土，不吃洋煙，同一用意。」童子良經此一番警解，雖然明白了許多，然而總為這龍元上面刻了洋字，決計不肯使用。

閑話少敘。單說他此番派了九省欽差，到處查帳籌款，不但那九省大小官員，聽得他來，個個不安其位，就是別省聽著，也為擔心。當時他上去請訓，奏稱道：「臣這趟出京，要由旱道而走，十八站到清江浦，然後坐了民船，再下江南。」上頭問他：「為什麼不坐火車到天津，再換輪船到上海？豈不快些？」他便碰頭奏道：「臣是天朝的大臣，應該按照國家的制度辦事。什麼火車、輪船，走的雖快，總不外乎奇技淫巧；臣若坐了，有傷國體，所以斷斷不敢。」上頭聽他說話很冠冕而且曉得他為人古板，也就隨他去了。但是按照官站，須要經過山東，朝廷便諭他順便帶看河工。他亦說：「山東黃河，年來時常決口，聽說其中弊端百出，臣到山東後，定當嚴密稽查，決不敢有負委任。」上頭聽了，無甚說得。

過了一天，又上去陸辭下來，便在部裡支了盤川，帶了隨員，徑向北道旱路進發。未曾動身的前頭，發信給各地方大員，叫他們傳諭所屬，無非說：「本大臣砥礪廉隅，一介不取。所到之處，一概不許辦差。倘敢不遵，定行參處。」如此通飭下去，總以為這位欽差是清廉自矢，決計不用地方上破費銀錢的了。豈知他所費的更多。你道是何緣故呢？現在不說別的，單指轎馬一項而論：欽差坐的是長轎，抬轎子的每班四人，每天要換三班。一位少大人，隨員六七十位，有的坐轎，有的坐車。欽差隨員，各人都有跟人，都有行李。通扯起來，轎子至少亦得二三十頂，轎車、大車一百多輛，馬亦要一百多匹。這筆費用，一天共需幾何？部裡支得盤川，如何夠使？欽差每到一處，總要面諭地方官：「所有夫價，即便寫了領紙，交給巡捕官到我這裡來領。」地方官當時只得諾諾遵命。等到下來，一一發付之後，那裡還敢向欽差大人手裡討取。然而等到欽差臨動身的時候，這張領紙又一定要來討取去的，地方官又不敢不照寫。然而只見領紙進來，從不見銀子出去。好在地方官亦早已自認晦氣，決不要欽差還的。至於欽差自己心上亦未始不明白，但是不如此，不能顯得清廉，況且自己亦那裡貼得出許多呢。

最要緊的是：每到一處，地方官辦差太省儉了，固然不好，太華麗了，也不相宜。欽差尚未來到，便有欽差的巡捕先趕早一步來，名字叫做「先站」，其實是同地方官講價錢來的。看缺分大小，一千、八百，盡著量要。若是地方官孝敬的能夠如願，他便把欽差脾氣歡喜什麼，不歡喜什麼，都說了出來；地方官摸著欽差的脾氣，這差事自然是好辦了。倘若送的不能如願，他便不肯以實相告，盡著地方官去瞎碰。

此番欽差因奉旨查辦河工，所以繞著濟南。撫台恐怕首縣辦差，一個人兼顧不到，特地派了兩個同知，兩個知縣，幫著去辦。使用銀子，都在善後局裡支領。偏所派的四位當中，有一位同知手筆極緊，除掉行轅應用的物件，不得不辦了送去，其餘小錢一文不肯浪費。巡捕官預先下來，只有首縣私下答應他八百銀子。那巡捕官一定要三千，說：「欽差到你們這裡，總得多住幾天，隨時可以挑眼的。咱們勸你多破費幾文，為的是彼此平安，省得欽差挑眼之後，大家沒味。」首縣聽了，甚以為然，無奈那位同知大老爺執定不肯。首縣無奈，只得又自己暗裡送了這巡捕五百金。

此是山東省城是早已曉是欽差脾氣不喜歡洋貨的，所以行轅之內，一切擺設鋪陳，凡是洋鐘、洋表、洋毯、洋燈、洋桌、洋椅之類，一概不用。等到晚上，點了無數若干的牛油蠟燭，不拿洋燈比較，也還覺得明亮。至於其他一切陳設，都是中國土貨。吃的東西，又無非照例的燕菜席，滿、漢席。欽差住了幾天，尚無話說。其時已是四月，天氣漸熱。跟班的出來，說大人嫌吃的水不乾淨，就是擰出手巾來也有股氣味。辦差的聽見了，立刻就叫人到趵突泉打了水來給欽差吃。又買了一打林文煙香水交給跟班上，說：「每逢欽差洗臉，面盆裡沖上些香水，就沒有氣味了，而且還香噴噴的好聞。」誰知拿了進去，欽差還沒有聞著，打手巾把子的人已經挑眼了，拿著香水送到欽差面前，說：「這是外國人的藥水，他們拿來藥你的。」欽差聽了，便氣的了不得，寫信給撫台，要查辦辦差的。撫台忙傳那四個辦差的到轅問話。四個人據實稟明，說那香水原是可以避暑氣的，而且還可以避疫氣。撫台復了欽差。欽差又查問那裡買的，後來聽說是洋貨店裡買的，欽差愈加不高興，說：「我就同女人一樣，守節已經到了六七十歲了，難道還要半路上失節不成。你們這些人都不是好人，總要想出法子來害我，到底是什麼居心！」

這個風聲傳了出去，不但辦差的人處處小心，就是合省官員來稟見的，幾是稍微帶點洋氣的東西，都不敢叫他瞧見。有天同司、道談論公事，談得時候多了些，忘記了時辰，便問：「現在是什麼時辰了？」有位候補道，無意之中說了聲「現在大約有一點鐘了」。童子良不聽則已，聽了之時，便把眉頭一皺，眼睛一楞，說：「你老哥說的什麼？兄弟不懂。」嘴裡說不懂，心上卻是明白的，曉得他們所說的一定是表上的時刻，便想到這些人身上一定帶著有表。半天不言語，側著耳朵一聽，偏偏同他坐的頂近一位道台，外褂裡面剔剔的響。童子良聽了一會，便問這位道台：「你老哥身上有什麼東西，一剔一剔的響？」又問：「你們眾位可曾聽見沒有？」眾人都不敢言，直把那位道台羞得耳根都紅，坐立不穩。童子良還算忠厚，未曾當面揭穿，只第二天見了撫台，說：「某道人是漂亮的，但是漂亮人總不免華而不實，不肯務正。所以兄弟取人，總在個個無華一路。」撫台聽了，先還摸不著頭腦，還以為某人辦事不誠實，所以欽差才加了他這個考語；後來別位司、道說起，曉得是為帶著表，方才付之一笑了事。

個個：至誠。《後漢書·章帝紀》：「安靜之吏，個個無華。」

欽差在濟南住了十來天，所查辦的事，無非是河工局裡多孝敬他幾萬銀子，沒什麼大不了的之事。河工局送的是公款，為的是保全大局起見，欽差受了自無話說。撫台又另處送了程儀，下來便是司、道孝敬，府、縣孝敬，還有些相好處的孝敬：欽差亦一一笑納。

另外又有位平度州知州，這州官乃是在旗，名喚巴吉，表字祥甫。平度州缺，在東三府裡也算得中等的缺。巴祥甫到任，已經做過五六年了，這年又得了「卓異」，照例送部引見。他身上本有「在任候補直隸州」字樣，等到引見下來，又得了個「回任候升」。回省之後，上司都拿他當老州縣看待，自然立即飭回本任的。回任不多幾時，偏偏臨清州出缺。臨清州乃是直隸州。巴祥甫因為自己資格已到，不免有覬覦之心。親自進省，托人在大憲面前吹噓，意思求大人拿他升補。上頭尚在游移兩可。這個檔口，齊巧欽差來到，一連忙了十幾天，就把這事攔起。巴祥甫心上雖然著急，也屬無可如何。

巴祥甫有個哥哥，從前曾經拜在欽差門下，巴祥甫因此淵源，也就拿著門生的帖子前去叩見，居然傳見，留下談了半天，甚是親熱，等到見了下來，就有他的親家，也在省裡候補的，勸他送分重禮給欽差，趁勢托欽差說兩句好話，撫台一定答應。巴祥甫亦以為然，意思送欽差八千銀子。他親家道：「送銀子不及送東西的體面。」原來巴祥甫省城裡的什麼事情都是托他這位親家替他經手的。他親家新近亦是替一個朋友辦了一分禮，就是送給一位什麼大人的，後來這分禮沒有收，那個朋友的錢亦就一直沒有拿出來。這分禮物總共值到五吊來往銀子，一齊擔在他親家身上，所以他親家急於想要出脫，齊巧碰著巴祥甫要送欽差的禮，他親家面上勸他置辦東西，骨子實是要卸自己的干係，因此一力攬掇。那分禮物當中，如珠寶、翡翠之類，很有兩件值錢的。巴祥甫瞧了，因見親家討他六千，他看過六千還值，便爾應允。

但是巴祥甫的為人，是有點馬馬糊糊的，把禮物大概看了一遍，面子上很覺過得去，便對親家說了聲「費心」，吩咐開寫禮單，即刻派人送去。不料送禮的家人去不多時，忽然趕回來找老爺，說是禮單之中有盤珠打璜金表一打，欽差巡捕說：「這是大人頂頂犯忌的東西，怎麼拿這個送他？非但不落好，倘或欽差生了氣，還怕於你老爺功名有礙。」巴祥甫道：「既然承他關照，我們就把表拿回來，再配一樣別的送去亦好。」家人道：「小的亦是如此說，無奈巡捕老爺不准我們拿回來。」巴祥甫急了，只好親自

趕去。走到那裡，巡捕拿他一味恫嚇，說：「已回過少大人了，不能由你拿回去掉換。你要太平無事，除非送三千銀子給少大人，托他替你想法子，還是個辦法。」巴祥甫無奈，只得同他磋磨了半天，跌到二千。巡捕果然進去同大少爺說明。大少爺說：「叫他拿銀子來，保他無事。」巴祥甫只得又回來，找到他親家，打了二千銀子的一張票子送了進去，然後巡捕連表連銀子，統通拿進去，交代了大少爺。大少爺又教了巡捕若干話，巡捕會意。

直等到裡頭傳開飯，童子良剛剛坐下，只見巡捕拿了手本、禮單從外面走了進來。方才走到院子裡，劈面大少爺從廂房裡走了出來，不由分說，攔住台盒瞧了一瞧，順手在盒子裡取出一捧東西。後裡拿著，卻嘴裡嚷著說道：「這真正豈有此理！他不曉得這裡大人犯惡這個嗎？竟其大膽，敢拿這個往這裡送嗎？」一頭嚷，一頭搶在盒子前頭上來報信。其時拿手本、禮單的人已經到了童子良跟前了。童子良看了禮單，一見有金表在內，心上一個不高興，面孔登時沉了下來，要待發作，尚未發作。不料少爺才上得一層台階，一個滑腳早滑倒了，嘩一聲，一大捧東西一齊丟在地下，還有些珠子的溜溜在地下亂滾。看上去，有兩個黃澄澄的確像個金表，珠子早灑了滿地了。童子良一見大少爺跌倒，忙問：「怎麼樣了？」大少爺喘吁吁的站起來，把衣服揮了兩揮，也不捨地下的東西，便跑在他父親身邊，回道：「我正為巴某人送的禮奇怪，所以搶著拿了來給你老人家瞧。」童子良此時早看清是表，便發話道：「你不曉得我頂恨這個東西嗎？還要拿了來氣我！替我把那地下的東西掃出去，就是跌破了，也不准放在這裡。」家人們答應一聲，早有幾個人把表搶著拿了去，又一連兩三苕帚，地下一顆珠子都掃的沒有了。童子良見表拿出去，方把巡捕埋怨道：「他們說不曉得，怎麼你們在我這裡當差使，連這個都不知道嗎？也不通知他們一聲，由著他們拿這個來氣我！」

巡捕見表拿了去，沒有對證，方慢慢的辯道：「回大人的話：巴牧有兩句說話來，本要緊稟告大人知道的；倘若巴牧沒有那兩句話，標下亦決計不敢替他拿上來了。」童子良忙問：「什麼話？」巡捕道：「他說他這個表不是外國來的，是本地匠人自己造的。」童子良道：「怎麼本地人也會造表？造出表來做什麼用呢？」巡捕便按照大少爺吩咐他的話回道：「巴牧的意思，因為外國進來的表太多了，頂好中國人不買。無奈中國人有幾個能像大人這相正派，不要這些東西呢。但是外國進來的多了，中國的銀錢就不免慢慢的一齊淌出去了。現在也是萬不得已才想出這個抵制的法子，叫自己的匠人，仿照外國人的樣子造出一個表來，一樣報時報刻，中間的關捩子就同鎖環一樣，所以叫做打環金表，面上上盤了多少珍珠，無非取其值錢好看的意思，所以叫做盤珠打環金表。大人沒有瞧見，那底下一面還有『大清光緒年制』六個字，上頭外國字一個都沒有，真正是自己本國土造的。」童子良聽了，居然信以為真，便道：「果然如此，還得說下去。如今跌碎了他的，倒辜負他這一片盛意了。」

巡捕見欽差怒氣已平，便笑著朝大少爺說道：「巴某人送禮來的時候，他自己倒也很明白。」童子良道：「怎樣講？」巡捕道：「他說：『我巴某人拿了這東西孝敬欽差，不把話說明白，欽差一定要生氣的。說明白了，或者還念這片苦心，亦就包涵過去了。』巴某人還說：『欽差是個正人，自古道，『邪不勝正』，所以不歡喜這些東西的。』如今可被他一句話說著了。表是大人犯惡的，一進了院子門，大人老遠的瞅了一眼，自然而然那東西就會跌在地下跌碎，不能近大人的身。這也不怪少大人拿的不好跌碎的，暗地裡自有神道在少大人手裡奪過來摔在地下的。真正是『邪不勝正』，這話是萬不得錯的。」童子良聽了這番恭維，方才一面吃飯，一面慢慢的說道：「神道自有的。我們老太爺從前在山西做知縣，凡是出了疑難命盜案件，自己弄得沒有法子想，總是去求城隍老爺幫忙。洗過澡，換過新衣服，吃的是淨素，住在城隍廟裡，城隍老爺就托夢給他，或是強盜，或是凶犯，依著方向去找，回回都找到的。後來老太爺升天之後，老太太還做夢，說是老太爺也做了那一縣的城隍了。神道的確是有的，不可不相信。」巡捕道：「像大人這樣的職分，一定有值日功曹暗中保護，城隍老爺位分小，還夠不上哩。」童子良把臉一板道：「這話不是可以混說的！那年陸中堂死了，他家是南方人，都按照南方風俗辦的事，當天化了多少錫箔，什麼望鄉台、城隍門、十八殿閻王，一齊都上了錢糧。城隍廟裡自從城隍老爺起，一直到小鬼土地，一齊都有燒化。人死了，頭一重先要到城隍老爺跟前掛號，任憑你中堂、尚書再大點的官都逃不過的。這話都可以混說，真正瞎胡鬧了！」

一席話說完，飯亦停當，方才下來，把巴祥甫送的禮物仔仔細細看了一遍。有個翡翠搬指，很中他老人家的意，帶了手上給大少爺瞧，問大少爺道：「你瞧，這搬指也不輸給你丈人的那一個了？」大少爺答應了一聲：「是」。童子良又看別的禮物也都過得去，便吩咐一齊收下，表已打碎，亦不追究。因此一個搬指對了他的胃口，卻很替巴祥甫出力，在撫台面前替他說了許多好話，後來巴祥甫竟其如願以償，補授臨清州缺。這是後話不題。

單說大少爺憑空得著了十二只金表，自然滿心歡喜。且說他此番跟了老頭子出來，人家孝敬欽差，少不得也要孝敬少大人；銀子雖然也弄得不少，不過人心總無厭足之時，自然越多越好。老頭子自到山東，總共收了人家若干現的，若干票子，就帳上看起來，也就不在少數。後來老頭子又嫌現的累墜，於是又一概換了票子，床頭上有個拜匣，一齊鎖在裡面。莫說別人不能經手，就是自己兒子也不准近前一步。這間屋，一步一鎖，鑰匙是老頭子自己帶著。老頭子或是清晨起來，或是燈下無事，一定一天要早晚查點二次。統計在山東境內，得了十五萬六千銀子。少爺勸他與其自己帶在身邊，不如早些托票號裡匯到京城，也可存莊生息。無奈老頭子總覺放心不下，不以少爺之言為然。

過了些時，山東銀子收齊了，便吩咐起馬，九站早道，直到清江浦換船南下。在早道上，這個拜匣就放在轎子裡面，每逢打尖住宿，等到無人之在時，依舊每日二次查點銀票。十五萬六千銀子的銀票，也有二千一張的，也有一千一張的，三百、五百也有、一百、二百也有。統算起來，共有三百幾十張銀票。查點一次，亦很費半天工夫。他在屋裡點票，一向是一個人不准入內，就是有客來拜，也不敢同，必須等到他老人家點完了數，鎖入拜匣，親隨人等方敢進見。

及至到了清江，坐的是大號南灣子船欽差自己一只，少爺一只，隨員人等一共是二十多只，一字兒排在河心。少爺因為老頭子一個人在船上未免冷清，同老頭子說，情願同老人家同船，以便早晚伺候。老頭子怕兒子偷他銀子，執意不肯。少爺見老頭子不允，也只好遵命。南灣子船極大，房艙又多。童子良特為為叫辦差的替他做了兩扇牢固的門，以便隨時好鎖。到了清江，漕台請他吃飯，都是鎖了艙門才去的。漕台見了面，同他說：「我這裡有的是小火輪，我派兩條送你到蘇州，免得路了耽擱。」童子良連連作揖推辭道：「你老哥還不曉得兄弟的脾氣嗎？我寧可天天頂風，一天走不上三裡路，我是情願的。小火輪雖快，是洋人的東西，兄弟生平頂頂恨的是洋貨，已經守了這幾十年，現在要兄弟失節是萬萬不能的了。況且兄弟苟其貪圖走的快，早由天津坐了火輪船到上海，也不到山東繞這一個大灣兒了。」漕台見他如此說法，曉得他牛性發作，也只好一笑置之。

（南灣子船：江北一種運貨、載人的木船。）

（漕台：即漕運總督，主掌漕運的官員。）

單說少爺見老人家有這許多銀子，自己到不了手，總覺有點難過，變盡方法，總想偷老頭子一票，方才稱心。如此者處心積慮，已非一日。從清江一路行來，早晚靠了船，大少爺一定要過來請安。等到老頭子查點票子的時候，一定要把大少爺趕回自己船上去。大少爺也曉得老頭子的用意，生恐被他偷用了，將來輪不到小兒小女，無奈想放下總放不下。

有天船靠常州，到了晚上，時候還早，父子二人吃過了飯，隨便談了幾句，童子良就急急的催兒子過船。大少爺心上有點氣不服，走到船頭，盤算了一回，恰喜這夜並無月色，對面不見人影，他便悄悄的吩咐船家說：「我要在這船沿上出恭。」船上人道：「這裡河面寬，要當心，滑了腳不是玩的！船上有的馬桶，還是艙裡穩當些。」大少爺道：「我歡喜如此，不准響，鬧得大人知道！」船上人見說他不聽，也只好隨他了。大少爺便依著船沿，慢慢的扶到後面，約摸老人家住的那間房艙。幸喜窗板露著有縫，趁勢蹲下，朝裡一望，可巧老頭子正是一個人在那裡點票子哩。大少爺看著眼饞，一頭看，一頭想主意。只見老頭子只是一張一張的點數，並不細看票子上的數目，一搭五十張，望上去有七八匣之內，拿鎖鎖好，擺在床頭。他老人家亦就順勢躺在床上，看那樣子，甚為怡然自得。大少爺隨即回自己船上。

一宵易過，容易天明。第二天開船，是日船到無錫。到了晚上，大少爺又過來偷著看了一回，也是如此。他便心上想道：「像

他這種點法，只點票子的數，並不點銀的數，倘若有人暗地裡替他換下幾張，他會曉得嗎？有了，等我到了蘇州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這銀子雖然不能全數到我的手，十成裡頭，總有六七成可以弄到手的。」主意打定，便買囑上下人等。等到船泊蘇州之後，偷個空上岸，先把自己的現銀子取出幾個大元寶，到錢鋪裡托他們一齊寫了銀票，也有十兩的，也有八兩的，極少也有四兩。錢鋪問他做什麼用，他說是賞人的，人家也不疑心了。回到船上，專等欽差上岸，或是拜客，或是赴宴，這個擋口，大少爺便開了老頭子住的艙門；鑰匙都是預先配好的，開了艙門，尋到拜匣所在，取出銀票，拿掉幾張大數目的，放上幾張小數目的，仍然包好放好。等到晚上老頭子點票子的時候，大少爺又去偷看了一回，只見老頭子依然是一張一張的點了個總數不差，無甚說得。因此大少爺膽子愈大，第二天又換上十來張，老頭子仍未看出，如此者不上五天，便把他老人家整千整百大數目的銀票統通偷換了去。

童欽差雖然仍舊逐日查點，無奈這個弊病始終沒有查出。又幸虧這童欽差平時一個錢不肯用的，這些銀票，將來回京之後，也不送到黑屋裡為糊牆之用。大約這重公案，他老人家在世一日，總不會破的了。於是大少爺把心放下。後來手腳做的越多，膽子越大，老頭子這趟差使弄來的錢，足足有八九成到他兒子手裡了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